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嘉言

(儒)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謹事朝廷。坐享富貴○至忠動天。舉無不克○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居位食厚祿。當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長守富貴○食其祿者。必死其事○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言己能○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福之本也故天地佑之鬼神護之○大孝尊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于神明神明猶且助之況於人乎○蔦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孝慈者百行之先莫過於孝孝至於天則風雨順時若至於地則萬物化盛若孝至於人則衆福來臻○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宜兄宜弟令德壽豈○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孝敬貞順專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閨房之大節也○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上下雍穆
家道以興

釋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而衆仰○凡人
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二親矣。二親者㝡神也○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
田○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
所愛者親也○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
從地積珎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沙門之為孝也。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為存歿二親及經
生七世。求将来勝報。種見在福田○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溥善而不善
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孝者至天之
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孝也者大
戒之所以先也。為善微戒。善何生焉。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
成無上真正之道者。由孝德也○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
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親也者形生之

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孝養父母。敬事師長。眷屬和從。謙敬萬物。如斯之人。生於天上○孝順還生孝順子。五逆還生五逆兒。不信但看簷頭水。點點滴滴不蹉移。

(道)若人忠貫日月。全名高節。則富貴壽考。哀榮始終○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養子方知父母恩○家有賢妻。夫不作橫事

感應

晉卞壼。字望之。濟陰人也。成帝初。與庾亮共參機要。亮將召蘇峻。壼固爭。亮不納。壼司馬任召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

而戰。率勵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若戰遂死之。年四十八。二子。昣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正。贈世子昣散騎侍郎。昣弟盱奉車都尉。昣母裵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處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咸以為神。遂立廟祀焉

宋。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及為將。務行寬大。屢破賊立戰功。嘗攻下宜興盜郭吉甫。又破虔州盜彭友。活其人。人感其德。皆畫像祠之。高宗嘗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飛。後徽欽北狩。劉豫屢挾金人入寇。飛以復讐自任。數見高宗。論恢復之畧。乞假以月日。提兵趨京洛。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之計。實在於此。高宗荅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又召至閤謂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命飛駐師江州。飛知兀朮惡劉豫。遂以間廢之。又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金

人歸河南地。飛又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及金人攻拱亳。命飛馳援劉錡。飛即分遣諸將收西京汝潁凡八郡。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高宗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皆奏捷。兵勢銳甚。兀朮大懼。又敗金人拐子馬陣。兀朮遁去。兩河父老頂盆焚香以迎之。金將知不可敵。往往密約來降。恢復之勢已成。會秦檜欲棄淮北。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牌追之。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遂班師。民遮路而哭。聲震原野。時和議既決。檜終患飛異已。乃奏授飛樞密副使。解兵柄。竟誣搆以死。時年三十九。金人聞之。皆酌酒相賀。飛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人稱其有諸葛孔明之風。其墓在錢塘。宰木之枝皆南向。無一枝向北者。至今猶然。其忠誠所感如此。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常自謂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宣言百姓為我立祠。孫主乃遣使者立祠于鍾山。封

子文爲中都侯加印綬以表其靈晉蘇峻之難帝夢蔣侯曰蘇峻爲逆當助共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苻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朝廷宰執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梁武帝嘗禱而不應遣使焚其廟未及中途忽大風雨振動宮殿帝懼禱之乃止南唐謚曰莊武并更脩廟宇宋景祐二年賜廟額曰忠烈

宋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荅曰方進取可欺君耶授大理評事轉鹽鐵判官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擢樞密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極力固諍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拜諫議大夫後拜參知政事帝問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於是立爲皇太子中外皆喜真宗景德元年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急書一夕凡五至都

人甚恐。蜀人陳堯咨勸帝幸蜀。江南人王欽若勸帝幸江南。準力勸上親征。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驚愕不能成列。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悅。敵遂迎擊。斬獲大半。虜引去。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加中書侍郎。王欽若素嫉準。數譖於上。由是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久之。復同平章事。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既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以告丁謂。謂懷恨譖之。降準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今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猶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户參軍。道出公安。剪竹插神祠前。誓曰。準心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後果如所言。準在雷州踰年而卒。遂歸葬西京。道復出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笋。衆皆謂公忠誠之感如此。為立廟。歲時享之。謚曰忠愍。皇祐四年。立神道碑。帝親篆其碑首曰旌忠。

元莆陽人黃琮。初為福州閩清縣令。事母至孝。平日蔬食。但日市肉數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尚書命諸縣各持一疏款之。縣各數萬。琮不斂民。惟以己俸四月輸之。素有廉直之操。尤盡心厥職撫字其民。一日忽夢神人告曰。汝忠孝感天。當使廉訪言之於朝。時有內臣為福建廉訪使者。琮數忤其意。深銜之。一日入朝。上問汝在閩廉察。知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即極口稱琮。上喜。即改授京秩。果符其夢。

宋黃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圮。則以薪蒭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揵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明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黿屢來嚙岸之薪蒭。似將穴焉。遂彀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黿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閤。如道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

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圭。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訖。韓問来狀。遂白殺黿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倘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郎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黿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黿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于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宜遣之還。復問之曰。汝在世有何功德。對曰。家貧力薄。並無功德。但好勸人為忠孝。陰官曰。此功德尤大。因取功過集視之。曰。汝平日勉人之功多矣。將来官至郡佐。正受此報。遂拜辭而出。陰官命前使者引出。一跕遂活。

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氏與女同繫。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大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

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旣見。謂母曰。兒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汙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雹。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也。人皆謂其果有訴冤之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宋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傍。太祖以為延長主簿。

宋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塵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唐裴敬彝曾祖襃子通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塚樾。兄弟八人。皆以孝

行稱。詔表門閭為孝義之門。

宋。易延慶字餘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為奉禮郎。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末。父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将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為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於墓側。二樹後為連理之瑞。

宋。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太宗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悲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鸛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如初。遠近目為成孝子。

宋。陳思道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者如所索與。

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赤豹環其廬而卧真宗咸平元年旌其門閭

宋初暐字坦之太宗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真宗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

宋何保之紫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歎為眞奇太中祥符中降詔旌恤

宋度袞潁州人咸平中家遭疫癘二兄相繼而死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唯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復撫二兄棺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稍息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始知癘疫雖毒不能加孝誠之人也

宋趙州贊皇縣張鑾妻治平四年三月七日死三日而蘇語音變為江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十七歲嫁閻氏為夫性酷暴乃自縊而死初見二鬼前導至一大城宮闕壯麗有王當殿曰秦廣王王問所以死左右取大鑑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人嘗割股救母又嘗然香於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一十二年壽宜令急還也吏送至家咽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耳又說冥間昏昏無晝無夜有河水赤如血沸湧凡有罪者至鬼卒推入河中身體腐爛過而復完無罪者從金橋渡無所苦刀山劍樹鑊湯銅瓦無異人間所畫地獄王令我說於人間勸勉作善

唐陳昭江陵人武德年間日常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每日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徃來疑是妖怪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勅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嚙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死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

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柰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曰。何不將兒賣以救父母。於是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賣我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乞者有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令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婆婆便叫曰。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處籃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令得母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舐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祈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元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

自嘆窮孀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元閭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閭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閭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閭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宋黃遵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畜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煖母不敢殮是日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閽吏通曰興國

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吏曰。爾筭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毋老無兄弟。乞終毋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乞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緋衣數人前導。見一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堦下。致恭畢。分入法局。始見須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訴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閈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毋老無兄弟。遵若死。毋必餓殍。乞終毋壽。遵叩堦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毋壽尚有十餘年。矜爾至孝。許終毋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去。復呼之。命立堦下。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記之勿忘。自是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厥後十年。毋以壽終。既葬。服除。遵一日徧辭親識。因大醉數十日而卒。

宋趙抃毋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子。處士孫侔為作孝子傳。官至叅

知政事。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及子虬。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虬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宋。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至。舟欲覆。母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致。

宋。庾遵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遵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登第後。求為廣州曹掾。到廣。乃徒步往交州尋求。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自外還。而遵愍心動。因訪問之。乃其母也。遠近聞之。以為孝感所格。

宋。仰忻。字天貺。溫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哲宗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為孝廉坊。

宋。徐積。字仲車。孝行出於天禀。三歲父死。旦旦哭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粟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哲宗時登
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
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
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
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遣
問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一幹。
旣終喪。不撤筵几。起居如故。

宋鄧肅。字志宏。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
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

宋李籌。字彥良。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
事親為恨。徽宗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
產木一本兩蘖。高丈許。後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

宋王琳。字仲淵。以孝謹聞。高宗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
為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宋顏師魯字幾聖高宗時遷國子丞自幼莊重若成人天聖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宋高登高宗時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夜有虎銜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宋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所索一日雞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强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送之里人曰朱虎殘

宋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泣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

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
肝啖母以報産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
有聲自後叱喝與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
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
拜謝明旦以進母積痾頓愈方與所見告于妻子

宋錢彥卿温州人性至孝紹興中母得痢疾閲五月不愈醫者拱手謂旦
暮就盡彥卿不離侍側禱於觀音忽夢一僧來問曰汝母曾服地榆散乎
曰百藥皆試獨此未耳僧曰第服此無憂既覺遍扣藥肆皆無之止有小
兒所服者其名正同買兩貼歸并煮服之疾即愈

宋鄱陽千秋鄉民江澄所居在梘市以牙驵為生業四十七歲時抱病昏
眩冥冥不語四體盡冷唯膈間微温家人治棺斂之具哭待其絶凡三日
忽甦云我入冥司至殿下望其上尊官當中坐左右侍立十數人幞頭衫
履全似知州廳體面紫衣者引立于前中坐者問曰汝冒利村市欺瞞客
人財貨為己有罪惡盈積當死澄拜而啓曰澄受誅戮不敢辭但以母老

年八十無資產供養不得已作牙儈求斗升為二膳計上無兄下無弟一旦受死母必餓殍頗大王哀憫王沉思移時乃曰吾念汝愛親之切放汝回人間宜密此語盡悔前非待汝母亡後決來喚汝澄拜謝汗流浹背而寤病遂脫親黨問故皆不答即棄其舊業昔之商販來往者悉謝絕之傾家所有創為藥肆貧人買者不取錢事母愈謹淳熙己酉歲母壽終明年葬畢澄復病始告妻子以前事且曰母死矣尚何詞至紹興辛亥卒

宋楊祥事親孝避地醴陵因家焉及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烏白兔白芝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宋杜誼字漢臣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丧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膠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泣而後去既葬遂茇舍墓傍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廬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洚摧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

詔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

宋郭義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餽不受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於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

宋荀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喪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詔旌其門閭。

宋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宋孔昳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昳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宋何執中徽宗時以母憂去寓蘇州北鄰夜半失火執中方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哀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乃得存。

宋書。道字湛然。幼沉嶷不群。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入市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以祈母壽。後母至九十餘終。

元李茂。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成宗大德九年。楊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將及茂廬。風遂返而火滅。事聞旌之。

元廣惠山海牙。字公亮。希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恥。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負母歸葬。神柰何阨我耶。風遂止。既葬。廬墓側。有紫芝數十莖生焉。後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複棺。刻銘曰。鄆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

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其水中。仰天呼曰。毋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毋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龐遵。文宗至順間。毋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毋悅病瘥。

元。胡光遠。毋喪。廬墓。一夕夢毋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元。王薦。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皂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毋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奥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毋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毋。毋食之渴頓止。

元余丙。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貧未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户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丞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

元楊皡。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皡仰天求代。遂瘥。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皡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殁。哀毁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皡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衞氏家居養清。皡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首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温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温。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元孫瑾。父喪。哀毁。嚴冬跣足而步。停柩未葬。衣不解帶。嘗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冀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如注。數日不止。

元杜祐。河南行省署為三义水馬驛提領。父成病于家。祐忽心驚。舉體沾

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

馴兎之瑞。

元武德政武用男也母蘇氏德政四歲而父歿蘇氏守寡德政事母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元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元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母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元吳希曾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盛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元畢也剌荅立迷裏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烏翔集墳上踴起

元湯霖字伯雨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得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氷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氷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漢隂子方爲人至孝又有仁聞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於其前曰子能事親其益勉之子方再拜每值臘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爲后遂得封侯

元王庸字伯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絶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隣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沾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遂得蜜蠟以供祭祀

元蕭[illegible]字止敬父君道仁宗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贅江南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贅來盡挾其貲

去更嫁。拒不見。繈負號哭語人曰。吾之来。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殁。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乎。久之。聞庶母居海濵。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繈負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元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成宗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

元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成宗大德七年。地大震。郇攺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元萬載縣獲賦市丐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於上。止得右手往地擦行。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每月朔望出丐。一市人皆憐而遂惠之。遂得養母及弟。僅足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元貞二年冬。遇一道人。見其貧苦。又甘心養母與弟。遂予藥五丸與擦云。汝服吾藥。宿

疾頓愈擦如教服之。手足隨即如常。不料疾愈。無可托辭以丐。而人亦無
惠之者。方窘思間。又遇元道人。擦謝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藥。偶忘母病。未
曾分。今母尚病。道人再以五丸與之。其母服兩丸。其疾如失。尚餘三丸。適
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與擦云。聞汝有妙藥三丸。以鈔一錠與
汝回贖。擦應言不願受鈔。願病安。三口乞終身供給。遂以藥授之。後果効。
富人守信供給之。得非郭擦一念孝弟獲遇神仙以受無窮之福。吁丐者
而處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宋。常蒙妻許氏。世稱孝婦。舅姑性嚴。而許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
身生于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關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
雖不聞。止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
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已授地仙之品。汝母許氏心至於道。孝事
舅姑。當陟仙品。亦合居丹陵之關。且歸齋沐。太乙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
氏小真果皆上昇。

宋。京師人司仲因同里人父患背瘡。若負炎炭。晝夜呼叫。其子泣於途。遇

道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爲虫
鳥所殘即以杖去糞取其下土篩而傳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汝豈
以氷着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遂愈仲因識其方後有周少隱者病背瘡
其子勤苦求醫弗效忽夢神人告曰盍求之司仲因覺以告父父怒曰平
日不聞其能醫予再三言乃召仲因至用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

宋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
六歲本父母時往視語曰汝是我生邁涕泣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
歲傭力所得輙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
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爲娶賣酒來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
直至銜邁衣若此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擧酌於草中邁乃
以檐毆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夢一
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
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乃
有氣息至曉便復蘇女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慟絕復蘇

者曰數四。邁年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門至孝。延曆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宋宋豫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閒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宋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刮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獨遺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目豁然復明。

宋夏侯訢字長况。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以水和進之。便得痊瘥。

宋韓靈珎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唐撫州金溪葛祐二女性至孝。祐。徽宗時為金溪監銀場吏。時鑛盡。其煉

不成歲額盡虧祐傾家無以償搒掠幾死祐無子唯二女不忍見父之苦乃相與嚙齒發誓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衆皆驚怖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為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聞于朝朝廷嘉其孝烈即詔旌異之官為立祠題曰烈女廟嚙齒之處有池名曰歃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應

宋丁寯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凫一雙游寯廬旁小池中後遭母喪復廬於墓所而故時雙凫復來時人服其至孝所感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雞首燕頷魚尾蛇頸偹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宋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暫歸取糧群鳥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暫行命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甘甚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蠐螬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撷致之深後艱辛忽有横石特起直趍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宋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一朝母疾求醫不効不遑安處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心夜半虔禱上天願求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感應晰夕憂懼次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須臾興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喜見中有一聯云减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然

昔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彫胡飯常帥子女躬採擷還家導水鑿川供養母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生彫胡無復雜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

十五兩因此稍活後登相位列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以次日詣守藏吏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銀之歲月日同也

宋蘭溪聖壽寺僧良俊清齋持律其徒屢推為主首逃避終不肯受母老二兄貧不能奉甘旨乃取至寺中於臥房後闢一室以處之躬致庖爨凡十有五年不使其徒干預母亡鬻衣鉢津送縣人敬服之凡有佛事必命以為主年七十二一日晨興沐浴衣服坐而化去出家子能如此是亦可佳也

宋貴陽縣民支漸葬母於賴錫溪山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齋素不食五味唯菽粟而已日三時號慟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兎自山上来看上土久之方去又有白鴉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人以為孝感所致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神宗詔賜粟帛付之史官擢資州助教

元廬陵趙氏子性至孝年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

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子年二十六。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嘗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外。然歲久，城南翳然榛莽，冢墓纍纍，不可辨識矣。趙子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人皆以為孝感所致。

宋周犨事繼母至孝，家貧。一夕夢神人引至上帝前，奏周犨孝於繼母，敢告旌褒此人，以為孝者之勸。上帝顧左右取注生簿，云周犨平生止五貫資身。其神又奏曰：若不旌褒此人，無以激勸世俗。上帝云：張車子有錢一千貫，可且借與十年，後得二分息。犨自得夢後作商，有倍蓰之獲，十年乃千一百緡。一日有孕婦過其門，將產腹痛不能前，其妻扶持歸其家油車屋內，生一男，遂名車子。後周犨歸，其妻具以語之，犨遂送一千緡還車子。

其家不受。置之其門而去。自後終身不滿二百千。以此觀之。人之賦財有分限。不可妄意非理貪求而得也。

宋杜羔。性至孝。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遍求不獲。後隨兄廉赴澤潞判官。兄嘗鞫獄於庭中。有一老婦見羔。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烟煤下。見數行字。拂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

唐留京。臨江人。有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約行十數里。及一高岸。登岸回顧龜遂不見。

宋頓琦。字彥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則留。

宋皮延。字烋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終喪而去。

宋。都昌吳孝婦。夫蚤亡無子。寡居而事姑至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单。欲招一壻幹蠱。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隣里績麻絡絲。澣濯補綴。及鹽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藏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輙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畧無饑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餾。隣母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瞻。誤傾桶內。其間頗垢污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比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污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一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杳杳遡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舂米。甚倦困。見在床上歇。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着。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詰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至。曰。汝一愚下村婦。却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賜一杯酒。馨香噴鼻。又與錢一

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傭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怳惚而醒果見床頭有千錢在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觀者神遊耳自此倩喚愈多呉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窮姑嫂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姒後皆上天

宋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隻以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大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笈中我荅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宋李轃事母至孝忽一日薄暮有客欲投宿轃適臨溪烹鷄客謂必以相館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轃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鷄不能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大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鄰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時明見一大人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吐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

矣言訖遂死

唐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止墓前歷三年乃去。時謂虞國孝行所感。

唐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所居後生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

宋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弟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夕而葩。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斯須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狀聞。勑編諸國史。尋遷司勳員外。其并州廳事前叢葦中。有小鳥來巢。如鶉鷇。孕卵繞數日。鷇毀而誕。已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如鸞鸑。則擾閑暇。無復驚懼。洎能飛翔。時歸舊所。并州人皆稱為兵曹鳥。

初居喪管城每一哭群鳥畢集至于數萬墻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
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數乳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
通也。

蜀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截大
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之中流婦出渚乃見竹
筒橫来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於姑聞者
嘆駭

昔梓潼帝君既冠毋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紝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
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砭
劑月餘皆不効帝君不離卧内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為吮
疽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
究満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纏膿乳如米粒毋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
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帝君因夜中自刲股肉
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毋一紀之壽翌日而愈果

符神告。及帝君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帝君之父年八十有五。母年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帝君自持畚鍤。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之喪。既葬五年。距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為岸。水源不竭。勢頗湊急。帝君心甚懼焉。欲改卜之而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口。并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霪。傍溪水漲。數流奔合為一。帝君心益恐。齋戒益嚴。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确。廣一里餘。自是松楸永無害矣。

昔漢水之源。有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血氣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為求爾。妾尚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華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為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毀面。不御鉛朱。以婦功

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賊人乘其出踰垣啓鑰。盡攜所藏。靚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治之。適會梓潼帝君來寢中。就以此報帝君。遣陰兵三十八人。執賊於市。擧持所竊。歷告于人曰。此節孝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擧手向口。自嚙十指盡而死。

唐劉師貞。字文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達爾處。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福不能食。居處號為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莊。非孝也。師貞偶疾臥。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歘然起號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瘵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釋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

兄疾遂愈。後考妣繼沒。六年。有雙白雀栖飛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啁鳴頓翅。狀若踊吼躃踴。久之乃去。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瘥。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掠。遂以誣款。刑於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漢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疾來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漢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父

出輙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沒，狗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冢側，有白兔之祥。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昔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鄉中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操執鞭引繩，如童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輙敢抵忤於人，或至叉門詬罵，詞及母氏，而操為謝請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兄。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遺其三子以亡，而操訓養踰於未亡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羅列散於廬左右，欲旦而去。凡三年。時人以操在野，野獸為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遠於此。服闋，明經擢第，歸上冢盡哀，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調為臨溪縣尉，毗佐以寬見仁，夷民皆彌慕焉。操以官舍都屋尊老

所處不爭穿居唯西廡而已。輒屋設几筵神座祀之。出必告。反必面。過其
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讓。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大聲咄責之音。同寮服之。
操每旦具冠帶搢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數。讀至喪親章。
號咽不勝哀慟。追感之心如新丁艱。操子照。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謹有
父風。高尚好學。

昔果山之陽富人王某。年五十尚無子。一日醉飽。睨其妻曰。人之欲富者。
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安氏亦巨室
也。生平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資粧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
甚喜。早夜焚香祝于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為請。知柳氏有娠。即以己之衣
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為備。既
分娩。果得男子。大喜。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己生也。夫
君賢之。子彌月。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
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歲矣。吾
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隨。死而後

曰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爲代耶易其衣粉食以粗糲裸之如犬豕呼則以
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投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
以兒故飢寒苦辛無所恨也迩来月餘不見兒面兒憶母否宜壽亦哭之
聲聞于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捽挺以捶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屛
之外詰旦呼里胥而逐之甚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
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爲妾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禍移時不決
則我且求死於君前甚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攜而爲賈安乃奪之柳
以久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所取焉乃行於城郭乞
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給責又被
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歘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
己亦有子十歲名知徽乃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
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即以家務
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鄙處徘
徊淹留道路儀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曰惟一飯兼求而已誠

動幽明。所至靈祇。爲之感格。巴渠二相合之地。有鳳凰山。梓潼帝君徜徉焉。有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帝君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別其家。從歸已返中途。帝君爲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乃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鄉年八十而卒。

元。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事親至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事之如生。

元。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玄禮廬陵人事親極誠孝。大德中。忽病而死。但心胸間微暖。未斂。經
宿還魂云。有黄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人服飾如王者坐於殿上。私
問吏卒云。殿上是何官人。曰。是閻羅王。即宋文丞相也。玄禮私喜曰。丞相
吾鄉人也。王遽召上殿。曰。汝命當盡。上帝以汝有孝行。特放汝壽一紀。汝
還世間多勉人為忠孝。冥間報應。不爽毫髮。遂遣前黄巾人復送之歸。遂
活。歷歷與人言之。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
日。逗留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喫麻糍。覺來聞隣居有一嫗哭
泣之聲甚哀。葉因此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
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
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一兒甚孝於父母。業儒
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將復往
生儒家。為汝得官達。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正十八
年。是以悲也。葉問嘗有詩卷及筆否。嫗發篋示之。其文稾即葉之請舉及

第程文一本。葉遂拜謝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唐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自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皋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冢木。自荊州長史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唐支知道。遇羅者。靈州靈武人也。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

聞者即哭而却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僞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壓

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皆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賛。表其行。

宋。金銀行人楊初。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盡鬻南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促。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道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以藥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初曰。我住青城山中。念爾孝不違親。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供養。復引初往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髮白還青。老能返壯。

唐。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唐。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元曾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葬母有烏啣芝置輤車上。徊翔悲鳴。若助哀者。久而後去。

唐申循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荅辟授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聘君循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為瑞

宋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冕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析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遷反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壙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饌糧踰年墳間瓜異蔕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刼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唐高戩獻字伯起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子寅為求寧

尉貺溢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自誓事祖母如貞在
時。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宋楊慶。鄭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封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食。慶取
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瘥。父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
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詔旌表其門。

唐沈季詮。字子平。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
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
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北魏崔鴻。字彥鸞。事親至孝。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
其廬前木。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木。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
墓上。

唐楊炎。字公南。有孝行。玄宗時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
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

宋董黯字孝治。會稽人也。少亡父。獨養母。孝敬甚篤。每得甘果美味。輙即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隣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每為非法惡事。母懐憂愁。身體羸瘦。寄母為黯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長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嘗使我憂愁。是以瘦耳。寄聞之。候黯不在家。遂入黯室內。捽黯母擲於床下。手摑脚踢。苦辱而去。黯歸見母在床。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黯知之。母遂成疾。醫弗効。及母亡。葬送去訖。乃斬寄頭。祭於墓前。賷於塚上。跪祝曰。人之有德。孝為至先。鞠我養我。誠然信然。父母之讎。不同戴天。今已殺爾。祭於墓前。昔讎已復。更無後冤。後乃自縛入官。得赦免之。

晉。鄧賓者。九隴人也。有孝行事父母至孝。鄉里稱之。其家酤酒。得利即以奉甘旨。常有二客。狀貌魁偉。非常人也。每來飲酒。竟日不醉。視其事親盡禮。每嗟異之。二人往來歲餘。忽一旦言曰。汝孝行可嘉。與道有緣。不知何年復重會耳。賓聞其言。與之伺其去。潜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復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躡其蹤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璠宇寶亦隨之入庭廡益廣奇花怪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童玉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笑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稍夜雖星斗羅空而光景如晝二客謂寶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家與藥兩丸令救母疾遂出在山外迴顧向之雲木蔽空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母疾見寶還喜而平愈寶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結廬墓側歲餘向之二客詣廬召之入葛璝洞天後所居之處號為鄧寶路鄉里傳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氣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炁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炁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

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黄堂靖女真諶母。且戒之曰。將来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旁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蜕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揚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顔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仙人合為一體。竦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宋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

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壻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昔有一士人居貧守約事母至孝母病且篤無資命醫方憂若無計忽有道人詣門謂曰惟羅天大醮極有感應若能至誠盟許即獲痊愈士人如其言立盟以願天母疾果瘥厥後窘窶如舊力不能酬時人皆言修建此醮非數千緡不可自度終身不能畢願深抱悒快愧負夙盟其母亦知其子以未能酬醮為憂一日謂其子曰天帝惟享誠耳爾但能以誠意酬之亦猶愈於久不酬也乃自發誓願以千二百枚石子代還羅天大醮事親之暇遶山遍尋石子先是每日得三四枚後漸難得而尋之愈堅確每得一石子凡三四次洗滌置淨處雨雪之外日日不廢如是千餘日始全其數乃於山谷潔淨之處建立醮壇羅列石子每一石子存想天帝一拜至中夜拜猶未畢時有丁倅者舟行道經其村二更後忽聞千兵萬馬之聲悚然驚愕推蓬視之則漠然無迹方抱疑而坐忽聞空中有人云朝聖已過至帝將至其辭甚明須臾又聞天樂嘹亮丁倅又出視之唯見五色綵

雲浮空過前山而栖泊林杪。至翌旦再起視之綵雲仍在林間不散。遂登岸詣其處訪之。惟見地上陳列無數石子。其間異香馥郁。霞光掩映。乃徘徊其間久之。遇一樵者至。詢問其由。樵者荅以士人以石子還醮之事。丁倅更詣士人。詢得其詳。深加歎異。越數日。丁倅又聞其隣邑有一富家建黄籙醮者。適與士人同日。其主醮道士伏章。良久方起。報云。玉帝已赴千石寶珠會去矣。適與向夜躬自聞見者相符。固知純孝至誠。感動穹昊。良有以也。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六殯日。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悵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致有神仙來吊之。

漢蘇仙公者。名躭。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少喪父。以孝聞。宅在郡城東北。仙公少時常牧牛。與小兒更日為牧。師牧之牛則不驅自歸。餘小兒牧之牛則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公曰。非爾所知。一旦母曰。食無鮓。仙公携錢去。斯須鮓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

何速如是仙公曰買鮓時見舅云我明日來明日果來言見公便縣買鮓
母方知其神異常乘一鹿又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
歲後仙公洒掃門庭謂人曰仙侶當降俄頃見西北紫雲氤氲數十白鶴
飛翔降庭中化為少年仙公逢迎乃白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
已至且違色養母曰汝去後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
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有所闕
之即叩櫃而言之所需當至慎勿開也言畢紫雲捧足群鶴翱翔冲虛而
去來年果疾疫人求母療之皆愈有所闕叩櫃即至後母輒開櫃見雙鶴
飛去母年百餘歲卒鄉人以禮葬之忽見牛脾山紫雲中有號哭之聲咸
知蘇君之神郡守鄉人就山弔慰但聞哭聲郡守善請相見荅曰出俗日
久形貌殊常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有細毛異
於人也因謝弔客曰遠勞見慰道途崄阻可容直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
即見橋亘嶺邊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吏回顧遂失橋所墮落江邊乃見一
赤龍婉轉而去仙公哭處有桂竹兩林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後無復

哭聲。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宅也。

隋潘師正字子貞。趙郡贊皇人也。祖居常。楚州刺史。父寔。通州刺史。母善相骨法。乃曰。此兒不貴即仙。及能言。授孝經。論語。詩。禮。及易。隨授輙通暢微旨。乃曰。復有書乎。母曰。有五千言道德經。因委意精誦。及母病。服勤湯藥。母告之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哀汝尚幼。師正曰。若天奪慈顏。即奉隨委順。母曰。此俗孝也。又曰。割痛强生。永從道訣。冀薦福幽冥。母摩其頂曰。勉之。母終。廬於墓側。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一見師正曰。三清驥者。非爾誰能乘之。時復有茅山道士王遠知。乃陶貞白之上足也。愛道嘗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為榮。然成就功德。非遠知不可。當相付囑矣。遠知見之。殊復歡悅。謂愛道曰。我輩福德。今日復有潘仙耶。於是隱訣真文。通神別景。一以相付。唐太宗招遠知於茅山。師正送至華陽洞。頓住。遠知曰。汝終歸嵩嶽。初師正向茅山渡楊子津。飲穢水。痢下凝脂數升。

膜理枯竭。夢見一人衣冠乘空而下。授一杯白藥。夢中飲訖。便痊而平復。師正奉師之語。即歸嵩山。與道士劉愛道合居雙泉。後上嵩山中頂。二十餘年。少水。復移下逍遙谷。與人境都絕。每食但數粒青飰。一漱泉水。洗心空山。形與草木俱。每日沐浴靜坐。養氣導和。所修經法。乃太上之道有三。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並金關之朱格。玉函之秘言也。高宗延至洛陽。請作符書。辭不能。帝問山中復何所須。師正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少。遂放還山。調露初。帝與后幸嵩山。以乘輿迎師入嵩陽觀。對問玄理。親送至逍遙谷。見室中有兩大瓢。上問曰。何以為。師正曰。中有青飰。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飰。上每致書稱弟子。又為師造隆唐觀。仍於高嶺別起精思院。帝幸精思院。後宮侍從不得及門。令相王擊飢米及諸樂。敬愛之禮備至焉。師正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坐官屋。食官樂。着官衣。興動土功。驚擾靈嶽。吾罪人也。汝等學道當求絕跡之處。時天子在洛陽。召之。勅陽城縣令樊文撿校道路幡花。從嵩山抵上陽宛。無幾。還山。詔師為大弘道觀主。師辭。帝

曰借師名耳豈廢居山一旦逍遙谷東巖上忽有簫管仙樂之音弟子白師師曰吾無所聞汝勿眩俗也但曰吾今不負吾親勉之之訓矣乃危坐而逝人以為尸解焉

唐姚栖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栖雲既長迎魂以葬廬于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

晉顏含字弘都少以孝聞武帝咸寧中侍兄疾十有三年淳行不替年九十三卒而喪在殯會隣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含淳誠所感也

宋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正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

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
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
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
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
璋鞠之如己子

宋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
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
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宋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各異居積年大中祥符
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為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各感其異因復義
聚鄉人並稱雍睦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
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
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

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則已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氷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寥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氷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寥護還喪給錢使葬仍旌其門。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狀至今宛然如新或訏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煆以盛炭其狀益顯。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杞梁殖戰而死杞梁殖無子內外又無五屬之親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旣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其誠外無所倚以見其節吾豈能更二哉惟當倚吾夫於地下耳遂赴淄水而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舅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宋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

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絶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則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爲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值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爲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鬬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汙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否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礫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爲石形似鷄人因號曰石鷄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

宋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吳公行議親既問名吳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以長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因勸

絕祖即娶棄女歸次年絕祖子登第棄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至荊州刺史。少為太學生與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乃共尅
期日。後期方至。元伯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
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長
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
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沒携子往依焉。妻從之。
式既省平子書。向柩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
後元伯寢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范巨卿爾。尋卒。式時為郡功曹。忽夢
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能忘我
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服朋友之服。投其
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
是必范巨卿也。式既至。號慟良久。乃叩喪曰。元伯行矣。死生路異。永從此

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其塚為脩墳樹碑然後乃去人皆謂范張為死生之交

唐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間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處契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一日邀遊峨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為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願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逾三日李源往視

兒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日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唐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宋尚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山縣有尉李棋者山東人頗幹敏一旦疾病尚聞其委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老母幼女為託公倘垂仁惻棋雖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泫然憫之既死出俸錢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棋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泝流赴闕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荆渚又夢李報曰棋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遺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因字穎叔名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篤於學官至大理丞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五

嘉言

（儒）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畏棐忱。○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民人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天之處高而聽卑。○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釋）存心佛法。當蒙福祉。○克誠可以感鬼神。惟德能以動天地。○為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衆生脩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命終生天。○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傍生。○三寶護世間。我今頭面禮。六道諸衆生。今盡為歸依。○若人知敬佛。及佛弟子衆。現世人讚歎。後世生天上。○大覺之慈。至極之聖。聞名致敬。則勝業峯於須臾。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刼。

道 供養三寶廣建福田。救災拔難。○形容端正。衆人恭敬者。從敬奉三寶中來。○子孫昌盛長命富貴者。從供養天尊大道星辰中來。○豪貴尊勝。人見敬畏之。從敬信三寶中來。

感應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源詮。皆休譔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家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宋主才元侍其母仁壽郡主。好善敬佛。一日過天台諸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志誠著。既去。衆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乃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至石橋亭子。爇香設茗次。仁壽忽指橋外亂山曰。山上有路。必亦可通人行。諸人皆不見。寺僧曰。羅漢不現。已十餘年。郡主既先有所覩。今夕必有異。至夜大風雨。炬燭俱滅。忽有白雲覆橋上。化作長廊。廊上一僧秉燭。風勢雖猛而燭不搖。三十餘僧往來其中。久之

燭忽滅。一炬別起。而僧已百餘人。至第三次。燭光中僧至數百人。面目手足皆可辨。如世所繪行腳羅漢。一行之人皆見。獨一弟婦與一姪無所覩。蓋仁壽能盡至誠。故感應昭著如此。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奉佛法。父苗。苻堅時為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攜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絶粮。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仲德等甚飢。各與一飯。已忽不見。時積雨大水。仲德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俄有一白狼旋遶其前。遇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後自五兵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一旦洒掃屋宇。敷陳香花。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仲德遽往觀之。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仲德知非凡僧。心甚懽敬。沙門回相瞻盼。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竦身飛空而去。親友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

晉周閔。汝南人。為護軍將軍。世奉佛法。篤於誠敬。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

品亦雜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而去。徘徊嘆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

宋王尚書雲，字飛卿，少不慧，昆季皆指笑之，父母亦不愛也。或勸之禱諸觀音，王從之，乃齋戒沐浴，晝夜禮拜。一夜恍惚若夢寐中，而未嘗寢也，見一人綰高髻，著白寬衣，雖無裝飾，而神采尊嚴，光明洞照一室，謂王曰：汝誠心昭格，自此聰慧過人。

昔有長者夫人懷妊，口出好香，氣滿一國。阿闍世王遣使尋求，問長者，長者具荅，使者白王。王大懽喜，名語長者：卿若生男者，當持與我。後乃生女。有金縷衣自然著身，母恠解去，隨生一重，還著其身。便往問佛，佛言：昔有貧家婦出行，遇雨，見一老沙門，是辟支佛，泥倒躃地，傷膝血出。即扶沙門起，洗去其血，自裂己衣，用裹傷膝。婦人雖未奉法，能常好敬信佛道，死生天上，壽終下生，故有自然之衣，口出好香。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環異，耆老相傳云：頃自荆湘泝流向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戢衆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俞州，人焚香祈請應聲

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嘗病瘖忽一日晝地告其父曰。我宿障深重。被茲業疾。聞大聖神通。我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乃虔潔焚脩。夙夜無怠。經三四載。欻爾能言。抗音清辯。超於恒輩。復有跛童子者。覩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朞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東廡有瘖僧跛童子畫像焉。

宋費崇先。吳興人。自少精勤佛法。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兩爐。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即前夜所覩者也。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遵脩。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幷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甞看經。今即陞座。誦聲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報。語竟復絶。母於是敬信三寶。尤篤。

宋陳秀遠。頴川人。甞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布裳。行至秀遠左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傾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彈而去。去後。老嫗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既下光亦尋滅。

宋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
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障
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
觀音頃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
散熊膽丸則可明日詣市訪二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效二十七夜夢赴
薦福寺飯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鐘磬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
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蒼皂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髮戴木香花冠
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
都正也專為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旛一
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幙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又見一道士下階
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
黃氏云熊膽丸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
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丸方舉室驚異與夢相符即依方市藥旬日乃
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增為千部

乃止。後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為主。黃連、密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脾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皆半兩。蕤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為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脩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蕤仁用肉。蔓青水淘。蛇蛻炙之。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宋紹熙癸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太平寺。請僧於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雙瞽。凡衣裳縫紉。皆倩隣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千錢。吾為汝治眼疾。旦以告其夫。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耶。妻曰。家間亦貧。尚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不應屑屑與我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告禱。乞放妻眼光明。候秋成還賽。及秋暮始踐前約。給費錢一千。纔及新春。妻雙目如平生時。了

無患苦。

宋福州南臺寺塑新觀音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求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亘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筒。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為觀音之助。

宋陳蔡閭民祝季貞。敬信三寶。至誠不倦。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悟。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祝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遂行。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祝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即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冥閭大王亦以我敬信佛法。功德不小。特從所欲。遣我復還。特以我去世久遠。宅舍已壞。語我曰。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假其身而還。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

乞陳蔡汝鄭間。得繒帛。隨以脩佛祠。施貧餓者。時一還家。不復預家事。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自少敬信佛法。嘗尹宣漢縣。元嘉十二年七月
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牣空中。
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剋消。人中齋戒。亦
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鎖械。又見道士
胡遵。半身土中。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遵曰。若能脩立功德。猶
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遵益懼。奉法山居。勤厲彌至。虔伯後為梁州
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虔伯思荆楚之言。忌甚
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固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
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
裌垂鬚鬢。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儼。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虔伯
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香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
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然光
耀。皆是珎寶。俄即所患平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腑藏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内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便利體得復常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夢其是乎

南齊釋法頴善唱導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受師戒法永泰元年寺側遭火燒逼及寺弟子欲與頴出寺頴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燼

宋陳安居襄陽人也伯父少事邪巫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獨敬信佛法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屡絶滛祀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斷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二年病發死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斂至七日夜守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屍壓皆避之既而稍能轉動乃求飲漿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一人若

使者有從者數十人持刀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
行可三百餘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将至數處如局司有一人從内
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敕付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
人頗有福可只三尺械疑論不决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傳
教来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至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
至階下一人冠冕立于内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為
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後竟棄其妻妻常寃訴
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終罪大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
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黄水里家安鼎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嬰
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鼎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潔府君
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引安居至階下一人具
讀文牒爲伯所訴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欺誑百姓
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耳今復謗訴無辜敎催錄取来至而府
君遣還云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来安居出至閤局司

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遇一貴人。言汝得還甚善。力脩功德。吾身福徽。不辨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盡誠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守以示之。勿輙偷過。有讁。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朦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號慟。所送三人勒還就身。安居聞身臭穢。曰。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强排之。踣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黄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

宋施呂時者。鄱陽宦族子也。其家奉事觀音甚虔。年三十五歲時。登樓失腳。墜地遭傷。歷用接骨補筋諸藥。皆不効。已而沉困。醫士熊彥誠陳禹功。以為脉息甚惡。懼不可治。家人驚憂之。施瞑目不食累日。妻子已營後事。視其外証。方無生理。一日正午。矍然而興。謂人曰。恰夢一婦女。白衣黑裳。

與我言來日庚申又是斗降可取供養斗中一盞棗湯吞木香分氣丸當即愈妻檢視官曆庚申斗降皆明日也敬依所教服藥不逾夕損處悉平白衣婦者蓋為觀音也夫以佛而使人用斗法乃信釋道二教本無差別云

宋泰始中有當陽令曾虬字靈預少抗節好學既為令未幾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角屑斷穀餌术及胡麻不應徵命精信釋教嚴布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徙居之後病亟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常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須臾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液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其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全活信宿之間瘡癬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

齋董賢明妻宋氏夫婦敬信三寶常發願求嗣賢宋有娠夢有人語云亦必生男體上有青誌可名為青遠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性理寬和年十四州辟主簿後為水曹參軍二年寢疾自云不振次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業累永絶願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絶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来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説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親詣其墓乃見遠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遠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賢明夢見遠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夜於光明中聞遠喚聲驚起見遠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住在何處遠云從亡来住在練神宮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遠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暫得還願父母從今已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遠不久當命終即共遠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

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逮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
汝天上識誰。逮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逮曰。非但此一門中生。
從四十七年以來。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
從今永畢得離七苦。逮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
問云。汝皆生誰家。逮曰。生江吏部。牟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
及此間。唯此間二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脩
功德。逮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
相見。從脫差懸。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否。逮曰。不
須相見。益懷煎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
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逮云所生七家。江槩
羊希張永。王玄謨。蕭惠明。滌季文也。賢明遂出家。名法藏
昔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
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便即合掌。心生懽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
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異口同音。一心敬禮。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

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

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来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来為首下至須弥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宋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敬禮三寶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刹皆造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宋永嘉許及之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冠至為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来及入供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所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之驗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来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

持儭那祇棃。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唐侯弘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嘗寐于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弘實之口。其母見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沒于弘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之而歸。母聞之黙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汝弟子。當有後福。合得兒子力。侯母呼弘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蛻龍也。但離鄉井。遠遊江海客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慘毒。必為生靈之患。儻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弘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既滅。弘實得赦。尋為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臨戎理務。持法御下。一歸慈善。卒得善終。

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欝單羅延國遊行村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牧羊人。見佛觸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illegible]

大遠放羊擯北邊趁羊還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

草蓋用覆於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脩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崇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稱汝字曰汝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讁有教拘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免稚兄容字思淵時亦在側稚謂兄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脩善奉佛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之故獨生

國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
家人秘之。故無傳者。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平日信奉佛法。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炳燭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像。大設佛供。妻病尋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口宿。夢見三人以鋼鈎鈎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閒絕已久。病甚。遣人請之。適偶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復活。說有數人以鋼鈎鈎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

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盡即生天也應既赴三日持齋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讃唄與家人辭別澡浴著衣如眠便盡。

昔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匃自活時聞佛出世覩見之者癃殘百病皆蒙除愈貧乏衣食愁憂苦厄悲能解免盲人共議我等罪積苦毒特甚若當遇佛必見救濟便共行乞人各令得一錢用顧人引去足得達彼行乞經時人各獲一錢左右喚人誰將我等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顧其勞苦時有一人来共相可以錢與之語諸盲人展轉相牽自在前導將至摩竭棄諸盲人置空澤中盲人不知為何國所在互相捉手踐蹈他田傷損苗穀田主見之盛發瞋怒欲加痛責乞兒求哀具說上事長者聞之令一使人引詣舍衛適達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國使人復引向摩竭盲人欽佛係心欲見肉眼雖閉心眼已覩歡喜發衷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舍衛如是追逐凡經七返爾時如来觀諸盲人善根已熟便住待

之佛光觸身應時兩眼俱各開明乃見如來四衆圍遶身光晃昱如紫金山前詣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異口同音共白佛言唯願垂矜聽在道次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說法得阿羅漢果

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國中莫不靡伏毋敎勅王曰設有臨死之難慎勿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敎時惡少王大出兵衆攻純血城手自執劒敵三億人後戰不勝乘象奔走顧視佛寺即憶毋教誡便回象右旋敵國見之因各散伏王見賊退尋復進兵得其本城擒獲王身便憶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豈能壞此賊乎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性淳謹尤喜奉佛太元八年暴病而卒經夕復甦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須見其叔父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来遵荅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未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来此即時欲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叔父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録来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回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官嫌遲其家覺晤開棺遂至洛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

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爬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illegible]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皆因汝平生奉佛之故但人生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可也若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欲改惡為善何可得耶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尋即氣通移日遂活乃勸示親戚並奉佛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小姊適吳興嚴晚途路遥遠久無音息遵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喪殮棺動等事皆如叔言姊聞遵所言道文冀望開棺之意追加痛恨乃重為制服

昔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每日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會值如来於門前過心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

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是

昔日見佛歡喜善業之故。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乃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

陀洹。初果。聲聞名也。華言預流。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喜生瞋恚。無有人類相與親善。然於六師生敬信心。於後時間。遇疾困苦。理極正爾誰能救濟我所受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我命。即於佛所生慇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衆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濟拔之。當軟語說法。令彼心悅。若墮惡道為設方便而濟拔之。安置人天。使得道果。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所困憔悴叵看。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醒悟。喜不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往詣彼長者家。忽然踴起。合掌奉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今患苦何者最劇。答曰。我今身心俱受煩苦。佛自念言。我於曠劫所脩慈悲。欲療衆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知佛所念。即詣香山採合藥草。名曰白

以奉世尊使得此藥授與婆持加吟使那晝病悉除色身心快

佛所倍生信心。即便為佛。

劉宋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凡北境兵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魏寇淮上。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沙門悉秉至誠。望佛懇禱。像大流汗。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王使數人以帛拭之。隨出不已。王乃拜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加罪。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宋尼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相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白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隋釋僧倫。始五歲時。自見白光滿室。遂往越州雲門寺出家。本業誦法華經。開皇中。佛法大興。師於武陽理律師所聽講。忽見五色光猶如車輪照自心上。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方收斂。師年八十五。俄召弟子曰。吾靜夜中。得諸法解脫。遂宴然坐逝。

唐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脩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常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感應之効不可殫述黄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捷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旹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揞而入門群賊猶拜嗟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群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魄唯恐不得命耳時既脩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移家歸京至永興里尋其舊宅第已隳拆矣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搆宇于基址之上掘土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家口皆全乃其嚴奉太上垂右使之然也

唐吳興沈瑩居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之居第時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泗等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鏁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鏁小童一人在舍中卻回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爇或逆徒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殄滅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扃鐍如常籬垣完備及誤鏁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遊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飡啗了卻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繞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鬪戰烽火隣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隣燒爇如同頃刻殊不知覺列肆併焚其家獨存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棲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遂領此童離鄉邑豢方問道而去人莫知其所之

漢北海人干室。後改名吉。世好道術。供奉老君。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能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爲賣藥翁於市中。吉往問之。帛謂曰。卿審欲得疾愈者。明日鷄鳴時來大橋北木蘭樹下。當教卿愈疾之方。明日鷄鳴。吉往到其處。而帛已先在。怒曰。不欲愈耶。去。明日夜半時來。於是吉初夜便往候之。久而帛至。乃出書二卷。赤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以授吉。曰。此太上老君太平經也。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踊躍悲感。其疾頓愈。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

宋政和二年壬辰。建康府有鄉民梁光映。久患疾病。其家畏其傳染而棄之。既愈。乃發心歸敬三寶。於茅山玉晨觀捨身。逐日擔水以給道衆。夜則睡於三門外龍虎君之下。竭誠不怠。如是者數載。一日汲水之際。忽一人皓首素衣。乘白馬。而朱鬃弥覆其身。上放光明。照映山川。前有二人持節。叱梁曰。太上老君來。梁再拜叩頭。老君曰。吾有天童護命經。流傳於世久矣。汝聞之乎。曰不識。老君曰。吾今授汝。汝可記之。誦以咒水木谷則安疾

嘗愈亦可濟人也於是所患頓愈而天童讀命經乃能傳誦焉

唐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開兒在軍伍中於金把截爲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之號頻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朶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爲其作百日齋矣

昔李琛者中條人也累世奉道常供養老君有所祈祝未嘗不應太和三年七月十五日遇室外忽有清風異香有頃五色光照庭松柏皆如絲絢俄紫雲欝勃自東南來見老君著五色衣乘白馬朱鬣侍者七八人皆乘龍二青童侍馬前赤雲成蓋人馬去地丈餘向西北而去謂琛曰即當名汝舉家驚喜自後琛家無復災患子孫日盛一日琛忽謂妻曰太上名我入蓬萊山言訖凌虛而去

宋閬州進士陳喻言少年三觧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鐵柱觀道士焦知微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業緣不曾於陰曹注授豈不聞今世例多崇信真武若依此俻奉必獲福貴喻言曰今若發心供養莫已遲否焦知微云

若心志虔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與日重時但如法供養喻言急以淨帛畫真武聖像一軸於本家供養戒心持受時遇五月五日天壽節正所謂月與日重時也喻言乃齋沐虔恪夜至戌時置香燭案於門首露天朝北禮一百拜燒獻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夢甚異夢見身著紫袍金帶手握天下人姓名簿籍恐今次科場必不失矣喻言因而促裝西上一去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官陳狀沿牒到京尋討尚未行遣忽有走吏賚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達閬州盤神巷供養真武陳判官宅走吏纔出衙門便不復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巷中秪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焉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閬州錢延年詳劉氏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不歸遂喚到劉氏取問因由名集衆官并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拆披讀委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府恥不第如鬼魅所惑誤入西京柏梁山天壽洞遇青衣童子二人賚到玉皇金籙引喻言去見北極帝君差充真武右聖院判官主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賜紫衣金帶交割天下世人姓

名紫君蒙真武授記云汝尚有凡胎功行未滿又差為北元七君下權掌校量諸天宮分神仙差遣一次卻歸佑聖院喻言因此忘歸音信莫通今因隨從慈主遊奕下降見閬州有怨氣衝天真武詳驗卻是喻言妻兒銜怨乃為不知存亡之故喻言當乃哀訴蒙真武垂慈許令親錄心意家書一角差直日遊神化作凡人賫赴閬州通官投放責令妻守志仍舊業產存濟兒女切須崇敬本家真武香火不可欺心昧聖吾雖有報國之志緣累舉不第今係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民利物亦當陰有所助恐汝等思念故遣此親墨為報本州奏朝廷續有回降下閬州看詳陳喻言雖人間顯祿無分卻於天界官職有緣而懷報國安民之志況閒已授真武部屬又緣真武朕素崇敬天下蒙福宜賜法醮一會七晝夜就玉津園設報謝真武仍下閬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并就近便宮觀置佑聖判官陳府君祠堂

宋汀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目歸家就醫凡六年珪妻達州吳育侍中長女其妻自二十七歲因值產難求道士周明晏符籙救護平安從此發心

供養真武。及持齋戒看閱道經。見夫雙目全失。遂每夜人靜時。置備名香淨水。露天朝啓北方。禮七七拜。願真武垂慈救珪眼患。可得開明。將及二年。時三月三日之夜。忽夢見一黃衣道士謂吳曰。心堅不如身淨。意重不如緣合。七七日內有人來醫杜珪眼。候平復如故。却來雲蒼相見。與我師還却眼債。言訖不見。後滿七日。吳於門前見一人。自稱雲蒼道人攻治眼疾。吳[illegible]之。令看夫眼。用二針針眼兩角。并留二藥。日進三服。水調服。盡見功。道人一錢不受。出門不知所之。遂依此服盡其藥。一夜。杜珪夢見雙目被一小龜沿上面來。用舌舐其眼。珪用手拂之。驚覺。雙目俱明。乃思醫藥并小龜。顯是真武降靈。垂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携妻至彼。一日出西城。因至天柱觀。其山名雲蒼。步入其山。見一殿裝塑神像。被人刮除眼目。問知真武聖像。吳遂驚悟向者雲蒼相見。與我師還眼債之說。遂一一與父言之。育乃自備錢裝脩。將杜珪前因患眼罷官。後遇真武應化醫救情由。保明申奏。授杜珪揚州觀察判官

宋饒州樂平縣有工州團練判官朱枚。男女並無孩。父乞。臨終之時。囑云

汝今後莫忘真武聖堂香火凡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備供養三分精虔祭獻牧自先父囑後不曾有違一次適遇七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夕燒獻畢其妻夢見一黃衣道士以石楪盛青棗一枚勸喫便覺異香滿口道士云此乃天錫仙人之棗尋即有孕生下一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名應四方人稱神童乃應母氏之夢名曰天錫朝廷察知授牧大理評事借緋携子天錫上殿說書史稱旨賜天錫特授假承務郎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歸脩讀又有褒諭之文

宋信州弋陽縣閘絲綿鋪陸中道妻張氏年四十四歲不産中道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北方真武凡百祈求無不感應遂贖得川畫真武歸家供養張氏曉夕虔禱雖祁寒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忽一夜中道與妻同得一夢夢與丫髻仙童爭抛綵毬擲上空中夫妻仰視不覺飛一紅纓入於張氏口中咽下遂有娠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正但未能言人皆謂之啞女時司天臺奏近有明星見東南吳地分野正當弋陽

縣地里。掐陰貴神仙。托凡異。相本縣契勘。秪有陸中道家十三歲啞女。必是異人。尋喚到陸中道。供其緣由。保奏朝廷。時啞女聞此。忽自言語。索取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兒本是天花宮雙女宿下善財掌籍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綠霞璃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充北極佑聖院副判司。隨所差巡遊諸處。昨為父母處告天曹求嗣。感動真武。將因緣簿檢閱。母氏宿本不注胎息。唯因在世夫婦脩奉香火。處誠之功。先為保奏三天。然後點兒化為紅纓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觧免母氏勤求之意。兒降胎時。曾受真武囑付。處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語。今既限滿。又見國家文字徵求。事泄天機。兒慮不便。告別而逝。中道與妻。遂命工用漆灰封布。如塑像於真武側。逐日香火脩持功德。設齋荅謝真武恩慈。續後朝廷賜到衣帛。官支粮米。以表異降生神聖之瑞。

宋。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生不産。為性樂善慕道。尊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死。自然有烟火生於其上。焦氏驚忙救之。其火乃感樹前忽見一神人圓光赫赫披

頭伏劍腳踏龜蛇。認是真武真君。焦氏便拜。今日幸遇上真。伏望慈悲救
度。真君問曰。汝有緣見吾。今心意有何所欲。焦氏曰。願得嗣息。真君曰。汝
候三月三日來宣化門外祚真觀與汝一嗣。必得後貴。焦氏方再拜。忽已
不見。歸來言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祚真觀。是日啓建真武生日齋會。士
女駢集。忽有一髽頭奴子方六七歲。扯定焦氏及王植覓錢物。焦氏細看
狀貌殊異。如貴家子。問其所由。乃云。父母俱歿。親屬皆無。年來多在四向
宮觀宿食。焦氏遂携歸養育。自然聰敏可愛。至八歲。王植因無子。乃作親
子奏恩。蒙上宣問。卿嘗云無子。今何有八歲親男。王植從實聞奏。前因乃
是真武應感所賜之子。上驚歎久之。又問所生年月。無由可知。唯將祚真
觀初得之年。是三月初三日巳時也。當蒙勅送司天臺定其貴賤。司天臺
定到此命。五星七曜。主有武學邊功。至十六歲值淵渠水從正北而發。占
者以為玄武之祥。宜有貴人當之。於是賜名王淵。授右侍禁校尉。內殿崇
班出身。仍許第三越國長公主為姻。後隨父朝見。臨殿試。中武舉策義。加
賜閤門祗候。尋納禮冊寶。尚主。授賓州防禦使。駙馬都尉。乃奏請將所給

俸錢并賜賚之物。於祚真觀建真武寶閣。仍奏請勑額。
宋單州一婦人。姓楊名素真。寡居。有在京散祿右職袁清。見其別無親屬。却有奩具之饒。遂引誘從已。因舟過孟陽湖。夜宿菁岸。袁清飲素真酒醉。既而推墮深潭。急喚梢人。言縣君酒渴。叩船取水。失身墜溺。急可撩救。陽為哀慟。自謂素真必已溺死。所有奩具皆為已有。既到濮州。將奩具互易約千餘貫。未幾於市中見一婦人。念經求化。袁清以為素真魂魄。被素真扯住。叫報廂巡。噤口無言。遂將解送州府。所司勘問。遂一招伏。因問素真如何得生。素真云。不幸早寡。父母親屬皆已喪亡。因嫠居單州。日誦道經。供養真武。持奉之心。精勤不怠。曾於天慶觀求施小字金書真武妙經一卷。以絲帛為囊。置於髻根頭髮內。常時頂戴。不暫離去。是夜被袁清推入深潭。但覺身泛虛空。如雲霧擁護頭頂之上。若有鬼神光輪旋轉。聲言護持寶笈。至天明神鬼散去。不覺與身已在湖邊草徑。衣服濕透。唯金書經囊如故。近處人家。憐憫素真。喚引至家。換衣安養。詢其所在。却是孟州界分。於是存行各處。日誦道經。以求日給。因經歷河陽濮州。不期遇見此人。

當其行惡之際。若無髻內之經。永作銜冤之鬼。沉滯水底。何有出期。濮州看詳袁清犯法情重。具奏朝廷。准中書批狀。其袁清不當以官引誘謀害。依法施行。素真請得餘剩物件。充買祠部。改名仲嚴。投禮慈慶宮女道士湯晉通出家披戴。從此發心出街緣化。建造三清七元二殿。及刱真武寶閣瓊綱玉會轉輪法藏。依所戴髻根金書真武妙經本子。印施五千卷。後蒙宰相向公具奏。特賜楊仲嚴紫服。并賜號慈慶大師。改額為護聖宮。

宋。壽州安豐縣王文慶一女。小字招弟。從十三歲便絕葷物。唯食蔬素。心好奉道。一日有遊方化緣女道士來叩門。勸招弟供養北極真武靈應真君。招弟告云。其心常好善。當得如教。願得真武經一卷。女道士即授與一卷。令誦已熟。每日行坐間。藏於胸懷。遥空存想真像。焚香朗誦不輟。年至二十。容顏端好。性復聰慧。富貴之家。多來求姻。並無允意。口中唯念誦而已。一日伯姊兄弟相聚。嗟嘆而言。去年大旱。諸鄉缺食。今年田苗又將枯槁。天若不降甘雨。民何以生。雖聞本鄉直孚岩有龍潭。官府已曾祈禱。取水略無應驗。時招弟在側。一聞此言。即翦髮誓言。取七月十五日捨身焚

化。為天下旱災之處祈求甘雨。普賜豐稔。以利生民。骨肉勸止。不從。遂於家前起立柴塔。是日四方觀者圍遶讚歎。招弟神色不動。乃辭父母親屬人衆。留一偈云。來時尋度去。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固。說偈畢。笑容入柴塔中。尋有火自然燒起。中心有清光一道。直衝天上。良久火透。驟雨隨至。雨雖傾注。其火有如油蠟澆灌。火焰轉盛。化畢。又降大雨兩日一夜。凡河渠苗稼盡皆霑足。至晴。王氏親屬來收骨灰。纖塵不存。獨有襴子一條雙帶結定。及生前受持真武經一卷。儼然如故。無少損壞。方知其屍火解而去。州縣因其雨澤之利民。及有經卷衣服之靈異。欲具奏其事。省符亦行照會天下缺雨之處。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甘澤周足。及勘本州境界清光一道直衝天上。是何祥瑞。州司具奏。准中書看詳。宜下壽州以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閣。貯王招弟火中不化真武經一卷。用綵匣置藏。永充供養。立碑以表其異。仍贈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以奉香火。

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三日火星合躔虛宿。正照齊國鄆州分野。主大災。乞下本州須宜禳謝。緣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舉要。是四月間

告示宮觀修建禳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手人每夜三
更潛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捉犯夜收
觧鄆州據稱在外為不肖犯夜惟信言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
夜香乃問何事惟信言昨發心將一年牙錢醮獻天曹答謝衣食來處作
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挈圖畫一軸入來求齋
是絹畫真武像惟信欲求供養其道士便允秪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將
半未訖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桃核大惟
信知是聖真顯化今得降授香火兼有小龜靈異因寶惜供養今年正月
初七日至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忽見數年前所遇畫軸道士小
龜道士入門惟信便拜欲問姓氏不說秪稱貧道又言能攷曆數算得上
界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鄆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得一家姓萬
不拘屋宇大小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録見數至九月初三日
天明用一火命男子頭巾髻身著緋袍手攜乃火把從正南方繞其屋三匝
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候畢即衆备上件屋宇什物遂一酬還姓萬之

人方可消禳言訖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申訴惟夜
後從市中要處禮祝火星頤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證州府據惟信
供狀看詳與近降朝旨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劄
見數責下衆戶候火過陪填備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時
日至裝一著緋衣童子將市西府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驚燄起勢
猛火分二邊人心驚駭不覺青天驟雨一降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
家李惟信家不見小龜是時趁風雨化去鄆州承此靈驗已行遣次又准
中書劄子爲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鄆州至於寅時燒除萬
家取問曾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右判鄆州開
析保奏續降指揮看詳李惟信遇真武救災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絹
百匹米十石麵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厚卹其家
宋東上閤門使眉州防禦使新差京兆府兵馬鈐轄謝柔立自天禧年中
差西域路頓幻當於黃河岸際遇真武真君飛渡黃河謂柔立言西番奉
使來帝盂入國切宜緝捉祛畫者即是奸人柔立稟命衆至東京受

書慈孝寺皇后御容一行畨使敗露尋送大理寺已罪訖柔立蒙朝廷推賞轉職遂日於家堂香火報謝每夜二更備香露天朝北禮拜將及一年忽蒙朝廷差充交趾回禮副使同國信使吏部侍郎燕肅渡海未及中路至白林山於午時間遇寇船四十餘隻呼喊拖執槍弩意欲刼奪財貨為方送不備器械是時謝柔立於水際奠酒拋紙望空泣告真武降靈海寇頭領稱是陳廣秀才方擎槍欲害柔立忽發一箭中陳廣前心落海鈎搭上船斫其首級懸竿令衆却見群寇五百餘人競船相附發怒欲来酬殺其寇船方努力搖上被抵頭風吹退如此相拒三晝夜忽望見交趾國不遠已臨女仙城界有人来接引衆寇退散燕肅與柔立等賴蒙真武救護回國以上件感應面奏特奉勑命就玉津園賜設黃籙大醮道場七晝夜散日差近侍遍詣名山洞天再建道場投放龍簡虔謝恩德

宋登州辛山白雲資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留心道教常於寮舍靜處供養真武専誠勤恪其院臨近海島有郃武軍周應等百餘人於海道強刼殺人放火所屬州縣堆垛賞錢召人收捕日久徒黨轉多難以

除兇。一日周應等欲入本院劫奪。其夜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驚劫。被真武指揮令放黑風吹逆舟船。來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曉初起夜發人告報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果於一日。周應等數百人執槍杖入院。秪云借此一宿。主事出迎周應等。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關閉。曉初哀告許下錢物。至曉臨行。當得獻納。周應曰。何須到曉。急令撥出。應驀然驚懼云。何故眼前亂花。頭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衆皐。一行人馬擁出擒捉。並不走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奏已各行遣外。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僧曉初。三分支與巡檢兵級。據曉初狀稱所獲海寇非院門功勞。因真武降靈。使令衆寇手足不遂。各就擒縛。願朝廷報答真武。州司備奏。尋降旨。其辛山白雲資慶。雖是釋教禪院。特賜真武殿一所。并賜御書太上真武經一卷。永充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大師號。於焚脩本殿掌管御經。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宋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嘉州楊扈劄子。伏見峨嵋縣令孫隱治縣公勤。有敎術。致聲從奏第一考。鄰封蝗蝻傷害旱禾。峨嵋縣雖有飛蝗不傷

禾穗只因孫隱付下呪水。分俵遂鄉。人用柳枝散洒其蝗盡化為飛蛾投水而變至秋收不失分毫。檢校峨嵋山。近年有虎狼傷人。孫隱發黃紙符牒一封。給付峨嵋山諸管轄神司。自後絕蹤。第二考。本路轉運使陶汾經歷。偶風涎氣中。孫隱將棗湯調藥灌之乃安。第三考。知州楊扈有新婦竇氏臨產驚危。孫隱付生硃符一道。燒灰水調服之。即獲平安。緣孫隱任滿本州百姓涕泣舉留再任。特名孫隱審問何術以成異功。孫隱乃云先父大監孫宗道。曾隨太宗皇帝駕取河東。夜在錦柄川遇真武真君傳授九件符籙呪水科目。先父雖不行用。隱從受恩。一向供養真武欲誓行符呪水救人。皆承真武扶助。豈孫隱之能。楊扈具劄保奏運使陶汾續有奏聞朝廷看詳。未言餘事。秖將消蝗蟲。鎮伏虎豹。乃是靈法。議為褒顯。其孫隱係蔭賜恩。本無出身。令特轉授光祿寺丞。再就峨嵋縣一任。其嘉州有真武慈濟觀。是知州楊扈運使陶汾及市戶報恩剏立。

宋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員不肯住。非自身染患則兒女死亡。雍熙中。有禮賓副使楊從信。立一生慕道。書符篆籙。為人救治疾疫。侍奉

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寢饍。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只於州衙卧處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時用黃絹一丈二尺。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籙一道。奏告真武禱祝畢。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為無響報。再懇真武顯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窓壁震動。如風雨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吽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差去提領脩築潼關。為事不端。遂被群馬踐向山坡。寸骨不收。今兒身沉墮於此。魂魄常守其屍。不得解脫。今因禮賓禱告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呪羅山。展轉沉為下鬼。兒告訴寃屈事理。蒙真武慈憫。特與授記。得超人天。切念兒屍尚在東房南邊壁下。
……六尺。皆得出離。更尋超主。今來哀告為兒作主。言訖。……

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函木盛貯於延福禪院殯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
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
平等無欺。天地垂監。况有妖魔。敢為禍患。凡為人但心慕大道。敬奉天地。
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懼邪祟。惟供養真武。即獲正道。永鎮群魔。廣納嘉
祥。門庭清淨。於是賓民悉皆承稟。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充皇城內延
檢。兼充宮令官。偶陪御祭祀家神。因奏此。奉勅送有司勘會。賓州舊無宮
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脩。官給錢粮供贍。特
賜福聖并乾熈觀為額。

宋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書門下據鄭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鄒
宿。在任公正。惟供養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諂曲欺誑之事祈求。又不
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凡州民有水旱災疫。先於諸處神祠無應。
若鄒宿齋沐於本家真武前祈禱。皆獲靈驗。人皆謂鄒宿曾悟聖教。密契
神靈。故鄭州陰受其賜。忽一日鄭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雹烟雲四起。於北
門裏黑霧盤旋降下無盖銅棺一具。空中但聞音樂嘹亮。自知通以下至

於百姓盡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內。其後監酒鄒宿盛服而來。方入其棺。忽聞霹響一聲。遂降其蓋。輕舉而上。仙韶鶴唳。瑞氣天香。藹而不散。棺舟舟向北而去。次據白蓮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申。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聞有樂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墜而復收。霧垂甘露。約至更盡方息。今早集僧衆上看其山穴。原有一峯號鵬巢。兩畔有石岩相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石岩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山之上下。朽木並發枯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鼠護狀。未委事由。州司參詳。已得昨晚銅棺迎去鄒宿因依。集官吏道僧前去看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鄭州。緣鄒宿近出神到內殿朝辭。云臣蒙天符。差充北極壽限曹副判官。正相符合。

元玄帝於至元壬辰年間。親降於建寧府建安縣桃源村住人陳道興家。白稱是武當山李道人。時陳道興雙目失明。道人乃教以百字聖號。令志心禮誦三日。即得光明。道興恭敬禮謝。道人遂失去。道興依言禮誦。目果復明。

唐給事中穆將符仁裕之姪。幼好道。從師得吐納內觀之道。好酒。人莫測之。長安酒肆姚生亦好道。因與將符善。姚生忽暴卒。使人召之。夜至。姚已無喘息。將符方醉。家人哀告。笑曰可救也。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參湯以候之。勿悲泣。待喚即應。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以人參湯注之。良久能言曰。適為青衣使者三四人載去西行。道途蒙昧如微月。逡巡有赤色光如白日。青衣使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云。太一勅使天兵追回。顧見騎乘旌旗森列。向者青衣奔走。別有緋衣一人引歸。自是姚平復。將符遂去。不知所適。後羅浮軒轅仙人云。穆處士位列九清矣。

國朝俞永松江華亭縣人。洪武二十九年。任江西吉安府經歷。奏本府官吏賣放強盜。對理得實。罷以終身工役。蒙

恩改除湖廣辰州府經歷。行至吉水縣。得患傷寒病証。汗下數次。精神耗散。意其難生。永平日曾看歸空訣與佛經。遂勉強調息。收斂精神。存想落日懸鼓阿彌陀佛之像。五月初九日。大汗出後。氣絶之時。如山壓下之狀。亦不覺疼痛。家人見心頭微溫。又無變色。以此不曾棺殮。永一靈靜定。但

覺杳杳冥冥虛空中行。欲尋火光霞光跳入。寂無所見。忽思壯年拋棄父母。意欲得回。一念纔動。身已墮地。即有二鬼使如力士狀。根住。鬼使云。你初靜時無尋你處。今番却在這裏。同行數十里。見一井。鬼使云。是酆都後門。下至井中。却是平地。市井買賣諸色俱有。如陽間日未出時天色一般。多有請喫茶酒麵食。堅意不喫。鬼使亦言休教他喫。遂行數里。又入一門抄欄門樣。上寫千將門三字。行數步。鬼使云莫行。望見數十步外有柱甚多。柱與繫馬柱相似。柱上綁人。飛刀刺之。鬼使與永都念佛。良久霹靂一聲。人柱俱不見。少間。旋風自東南起。盤旋沙霧。昏黑過後。其人復綁柱上。刀刺如初。若此者九次。然後收拾回東北獄中。黑氣籠罩而去。監押罪人者。如殿前將軍。身披金甲。頭戴金盔兜鍪鳳翅。鬼使又勸念佛。待去遠纔方行動。永問鬼使適來何為。答云此是刀劍地獄。風是業風。又行一二里。過大河。下船不撐不搖自然浪推過河。永同鬼使登岸。見原奏典吏劉鼎和。扯住同至一衙門。有一主者衣冠如今之朝官。命決十下。永叫冤枉。止決三下。問何冤枉。永言此吏原是道士。為合婬婦。棄道還俗。求充吉安府

刑房典吏意圖害人推官陳本與他鈔貫僉書發落强盗文卷出罪止令
補役充軍律該故出死罪。
大誥買重作輕皆得終身工役主者准許引至大殿是綠琉璃瓦盖亦不
見殿上是何衣冠但聞教查行止送至另一衙門見取黄紅黑青四簿引
至大殿陛前用一秤架如天平狀先將黄黑二簿對稱黄簿在東較重黑
簿在西較輕殿上人云德重罪輕取下黄黑二簿却放紅青二簿於秤上
紅東青西紅重青輕殿上人云功多過少喝令叩頭又送至一衙門主者
檢看黑簿内有殺牛殺狗之罪令各變一次以償業報一次在莊家做牛
生一日到晚月明見水中牛影隨即跳入鼓被渰死氣悶難當又回至本
衙門令云鐵匠家變狗狗胎甚冷夜間生養在鐵爐邉呼嗥不已鐵匠起
身燒火挽下鐵槌打破頭死其痛尤甚遂死復回又於簿中檢出無辜打
人瘢成膿血令口舐舔噦嘔難忍又檢簿再看有鬼吏云餘罪多是發念
未行罪因諭之曰陽間人惡念一起未曾行出又能改過日久簿上罪自
消滅若行出事了其簿上罪日顯輕則陽報重則陰譴作善念者肯行出

去自然獲福汝今罪少已自報償既有功德又能敬奉佛法合得還魂且聽候上帝命令汝回去既而天樂響自西北來見幢旛二首俱用黄紗籠罩一首上寫上帝好生一首上寫遷善改過彼時托生者十三人還魂者永一人皆俯伏叩頭訖有引導者一人如序班一般永問初来打我的是誰答是狄梁公又告引者云我来時千艱萬難如今獨自箇怎麽回去其引者手指云望見哭泣的是你妻子就被引者一推如跌状就覺在床遂叫家中云我回来了此五月十六日已死七日矣其時有吉水人觧縉父解開先相望因説前事解開先云隣近臨江府玉笥山後井離此六十里正是酆都後門後永被打三下處青腫醫治不痊遂令醫者用巴豆擦爛用刀割去青肉三塊方纔痊可今任禮部主事

嘉言

(經)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至誠感神○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賢者之祭也必受

其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敬恭明祀增致福祥○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釋】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供養佛故無量世中不墮三途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法會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名無別請客主發休禎凡聖俱晨往災難普安寧良由慈善力翻惡就福域○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逆脩生七然燈懸播轉經其福無量。

【道】投心北極即有冥感○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敬奉尊像隨心獲福○令諸道流設大齋醮當得國土清平五穀豐熟黎庶安泰○嚴置道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種種

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清淨堂宇隨力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

感應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来夫婦俱患瞽疾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所祐歲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賔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欣然曰久病不接賔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士平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為開井一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眼即時明淨平復如初數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術以袪重疾答子脩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救世人

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効矣上平再拜受之訖昇天而去

宋劉光祖號後溪好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之士充醮官意甚精專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擾右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衆道士與醮主家老小皆不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令高功拜之於是二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起又良久衆以手摸之只見冠簪衣服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光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絶倏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為至寶後溪及第位至尚書子孫不絶

元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為馬裕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為一卒攝至冥司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齋

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欵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為泰山府君爲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過此。以决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大王。曰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為宰相。殁為閻王。可謂盛事。古心蹙額謂曰。殁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德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辱厚意。請往龍興路。謁西山道院徐道人為設齋醮。可以感上帝耳。言畢。乃相辭而出。林甦。徑到龍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要令造紙錢。餘者悉以為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方見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此出離幽關矣。

宋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墨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禱必應。一日畫像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纔三十八歲。死之日。又託

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柩歸遂其子畀夫亟往扶櫬離禰舍日赤蛇蟠
其柩上潘平日事之甚謹固真聖之報也戊寅年寇作其家燬於兵火像
儼然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坑季生表背遂為所失

梁陰子春於祀神最虔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宇棟上有一蛇
役夫不擒投於海水是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
今既無託欲託於子子春心容記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祀
之數日夢一緋衣人謝曰德君厚恵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
山子春具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

宋韋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
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宋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刹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著靈
驗海商去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
寺衆頭因命剃工繳皁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首刀中斷牢不可取出
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垂舉手拔之便覺痛少止刀墜于側

句日瘡愈自是遠近禮信益衆。同時有李生者。事其土地神甚虔。常繳頁
被觸刀刃在中。困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凡事神能盡誠敬。鮮有不著
靈驗者。

宋湘潭有周基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効。惟焼夜香祈禱而已。
一日。有兩婦人衣青。登門貨藥。却云專醫婦人。周亟延之請診脉治病。婦
人曰。不須診。但以一服可也。見訖。云何不服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容
脩合。婦人曰。自送一丸。周曰。一丸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樂包
以一丸授之。令温酒嚥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即如脫。病者即求
覔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唐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器。潛祝土地。
至長未嘗暫忘也。元和二年春。榮營作未歸。方暮有一叟來謂其母曰。蔡
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榮歸。令速為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紿之
曰。出矣。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出。其母聽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
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皇曰。不在。曰。何在。對曰。榮醉歸忽於

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潛去不知何在。月餘日矣。將軍遣吏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無器物。將軍曰。吾主者後殿傾圮。立俟營構。不得蔡榮何以反命。忽空中有人叱之曰。吾乃土地。尔淫祠執役之人。安得禮役良工。吾當執尔以白于帝。將軍及從人辟易奔走。倏尔滅跡。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礙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竒。云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軾又得轍。性嗜書。皆成大儒。洵乃自賛其像。

晉琅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胡僧果亡。而珉妻有子。及生能語。即觧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叙前生時事有驗。

宋潘中散适。為處州府。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内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歎。

宋元淨法師號辯才。住上竺。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脩淨土

觀臨終告其友道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若有吉祥而逝。

宋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氏菴。一旦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雞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及香焰正盛。起白佛陳意。就坐而化。

昔佛成道時。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間。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復言。爲我成就一切衆生故受此食。即受食之。身體光悅。增受菩提。

昔長者名須達（華言善施）甚富。後貧最劇。於糞壤中得一材木。其實旃檀。出市賣之。得米四斗。語婦曰。且炊一斗。吾當索菜。時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弗（佛弟子名）往。婦見歡喜。一斗米飯。悉投鉢中。更炊一斗。目連（佛弟子名）復往。亦歡喜與之。復炊一斗。迦葉（佛弟子名）復往。亦復與之。適有一斗。

尋復炊熟，盡施如來。佛口呪願，罪滅福生。從今日始，須達尋歸。婦恐其恚，便問曰：如今佛來，及舍利弗、目連、迦葉盡來求食，當與否耶？答曰：當與。福田難遭，若來求者，是為值遇。婦言：向四斗米，吾盡用施矣。夫大歡喜。止有飯汁，公姥共飲之。須臾，彷彿諸室珍寶、倉庫、穀帛自然滿實，如往時富也。須達踊躍，知佛憫念，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皆得道果。

昔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華言勝金）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煖水，調適蘇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處。是時阿難（佛弟子名）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

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人以飯著佛鉢中。

知行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瞿曇佛姓)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樹(華言無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云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尒何況人是有情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得須陀洹諦(預流)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含香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稟性賢柔敬信三寶每自思惟我今此身及諸財寶虛偽非真如水中月如熱時燄不可久保作是念已往詣佛前作禮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我欲設供請佛及僧唯悲聽許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餚饍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詣其家受其供已心懷歡喜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

心開意解。因發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
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
汝今見此含香長者。請設餚饍。供養佛僧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大長
者。以是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九十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
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含香。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
耳。

昔毘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焦煎。復值歲
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
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
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樽一日食。但願爲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
即發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兎。意欲
捕取。以鎌遥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爲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
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慞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

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
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
欲臭。即問波吒。汝見是何。荅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
驚言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
佛言。彼阿波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
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昔佛住棃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
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
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又到
水邊洗鉢。水滴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
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淫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
為廬。蓬蒿為席。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
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兔。

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麨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獺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兔。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

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兔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

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見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汙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有青蓮花香。

昔佛遊至給孤獨精舍。波斯匿王舍衛國王供養於佛。及諸大衆眷屬。祇洹即祇樹園縱廣百六十里。波斯匿王周遍然燈。民人競看。貧女難陀。居無舍宅。問

行路者。知波斯匿以油千斛為佛然燈。難陀自責我以何故。獨貧如此。即入街里。沿家乞丐。得少雜飯。心自念言。我當賣之以為燈直。賣得一錢。賫詣油家。問女持一錢油作何功德。難陀荅言。欲為佛然燈。主聞之助其喜踊。持一燈油即施與之。貧女歡喜受到祇洹。佛告阿難言。有大長者。興無上福。不能自到。開門使前。波斯匿王。聞佛此教。尋自思惟。吾於舍衛一國之尊。興起道供。豈殊我者。佛何以故。不讚於我。復稱長者。須臾貧女來到佛所。然所賫燈。當佛之前。而發大願。並為一切。求佛知見。令此光明徹於十方幽明惡道悉皆休息。如是便退。至明晨朝。賢者目連歷檢諸燈。難陀所然光獨如故。目連即吹。吹不能滅。便以神力。持五恒河水激。亦復不滅。次以毘嵐大風。華言迅猛風飄不能滅。盡其神力。竟不能滅。心懷恐懼。佛告目連。然此燈者。有殷重心。以是之故。燈為常明。設羅漢舍利弗等。及辟支佛神化功德。共滅此燈。不能滅也。令金翅王搏大海水。若師子王震吼奔騰。共滅此燈。終不可滅。難陀女人。以日出時。身往按行。昨所然燈。燈亦不滅。光不缺減。即大歡喜。稽首佛足。佛知女心。求無上道。放五色光。從口中出。

佛爲說法。三乘之業。授聲聞莂。（彼列切）光從頂入。授辟支佛莂。光從兩眉間入。授菩薩莂。光從口入。佛之笑光。上至三十三天。皆悉通達已。便回還繞佛三匝。從口入時。阿難啓問。佛言阿難。汝見昨夜然燈女不。此女壽終。因是功德。轉女人身。當作男子。却後二十劫。不墮惡道。即生諸天。及金輪王。二十劫後。當得作佛。號三曼陀優訶。

昔佛在世時。有大長者。名脩羅陀。財富無數。信向道德。自誓常以臘月八日請佛及僧。終身子孫。奉行不輟。長者亡時。囑兒勿廢。兒名毘羅陀。後日漸貧。至時無以供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云。汝父供月欲至。當設何計。答言。唯願世尊。勿見忽棄。八日臨晚。將妻至外家。貸百兩金。還辦供具。佛與千二百五十衆僧。往舍而坐。行水下食。清淨竟而還。其日夜半。諸故藏中。寶物自滿。夫婦見之。且喜且懼。恐官須問。即往白佛。佛言安意快用。勿有疑難。汝之履信。不違父教。聞施慧道。七財滿足。

昔舍衛國有一居士。亡失田宅。家人得罪。死亡都盡。唯餘一子。無復所依。子聞人說。飯佛及僧者。生忉利天。（華言三十三天）乃願飯佛僧。唯當客作。以果此

頗有一居士多有田宅此兒雖小多諸藝能求欲傭賃居士問汝何所能
答曰能書筞文義別金銀珠貝錢財絲羽監田坐肆無所不解問歲索幾
物答曰年一千金錢居士曰今世飢饉乃顧五百年滿併還即使坐肆始
滿一月檢計所得已盈三倍日止一食留一食分更使監田比及冬藏復
三倍歲滿索金及食居士慮其便去屬託不在後謂之言急索作底小兒
言我欲飯佛及僧居士聞之即生信心又問欲何處作答曰欲往祇洹即祇
榻闍居士曰但往我間器樵相助小兒白佛願明日受我食佛僧默然正遇
節日諸白衣多送種種飲食衆僧受取共相謂言今日貧兒竭力作會人
人皆當為之稍食及到居士舍手自行食皆云少與食遂無減貧兒問僧
為食麁澀為憫我貧答曰今是節日早起人送食初乃少與家數既多遂
成飽滿貧兒愁憂恐所期不果涕泣問佛佛為說法必得生天汝疾還去
貧兒歡喜更行僧食隨僧意取我肆力時期盡供養今諸大德雖不能噉
隨意將去時五百客商從優那禪國來晡至道路迯迥絕粮三日入城買
食時世飢歉且天盛熱都無所得商主嘆曰海中不乏大城無食宜更遍

求隨須何物貧兒啼向佛時多人見之語賈客云其舍有食即往居士家白小兒言我等須食小兒問言有幾人答曰有五百可盡喚來何須論直至設食皆得飽滿有一大銅盂一賈客主解衣角珠直十萬金錢置於盂中小兒言我不賣食何忽與珠留客小住待我問佛佛言但取不妨得生天此是花報果報在後還受寶物賈客又問居士此城先有某甲今何所在答曰已往又問有子孫不答曰向之施主即其子也賈客語小兒言君父是我等師又與百千兩金以敘舊好時居士無兒唯有一女端正姝妙求婁小兒送金百千兩居士死後波斯匿王問有兒不誰相料理答曰唯有一女女壻當事判財物并屬女壻拜為大臣後成佛果竟得生天

昔阿闍世王(王名華言未生怨)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醫師名華言故活)議曰佛飯已竟更復何宜耆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勅具百斛麻膏油從宮門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激行乞得兩錢買膏油膏主曰母今大貧窮乞得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

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主感其至意。與兩錢膏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
五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
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
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
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燈三滅不盡。便舉以扇之。燈光益明。
乃以威神。引毘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甚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悉見
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能滅。此母宿命
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未暇脩檀。檀華言布施故今貧窮。
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
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忉利天。母聞歡喜。作禮而去。
王聞耆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耆婆曰。
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
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
淨其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衆寶。

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般泥洹華言圓寂）我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願。佛號栴檀。

昔有一女。端正紺髮。髮與身長。國王夫人請售髮。與千兩金。而不肯與。見佛歡喜。願設供養。請其父母。乞為呼之。父母言。家貧無以飯之。女言取髮直。以用供養。父母白佛。願明日暫顧微飯。女割髮與王夫人。夫人知其緣急。但與五百兩金。女取金買食。歡喜無量。悔昔慳貪。今世貧窮。願令我後莫值此苦。見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門內。頭面著地。遶佛三匝。頭髮還復如故。佛言此女先世貧無可施。當時頭面著地作禮。後八十一劫。當生人中。此福已盡。命終。今生貧家。猶識功德。見我歡喜。福祐無量。命終當生第二忉利天上。盡天福壽。當發菩薩道心。女父母兄弟。莫不歡喜。命盡生天。

昔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雨衆華。積滿舍內。即字此兒名弗把提。（華言花天）兒年轉大。往至佛所。心自思惟。我生處世。得值聖尊。即前白佛。唯願世尊。及與衆僧。明日屈意。臨適鄙家。受少蔬食。佛即受請。華天還至。化作寶床。遍其舍內。正設嚴飾。佛及衆僧。即坐其座。華天福德。

飲食自辦。佛僧食已。廣為華天具說法要。華天闔家得須陀洹。即辭父母。求索出俗。父母聽之。佛言善來。鬚髮自墮。袈裟著身。遵脩佛教。逮得羅漢。阿難白佛。華天何福。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婆尸。出現於世。度脫衆生。時諸豪族。皆悉供養。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采衆草花。用散大會僧衆。佛告阿難。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

昔䟦提城。有長者名文荼。舉家兒婦以至奴婢。皆大福德。長者入倉。空中雨穀。出而後止。婦取飯器。分布內外。隨取隨滿。兒捉金囊。瀉出真金。注而不竭。兒婦出米一斛。供家一月。而亦不盡。其奴耕時。輙成七隴。其婢磨香半兩。塗家內外。亦不減盡。四方人聞。莫不來觀。及瓶沙王。與夫眷至。果見如是。歎服不已。長者白佛。我兒婦等。皆云已福。竟是誰力。唯願說之。佛答。汝等共有此福。昔王舍城。一織師家。因辟支佛。持鉢乞食。織師令以己飯施之。婦讓夫食。持我分與。兒至奴婢。遞相讓施。辟支佛言。汝等皆以己捨分與我。善心為果。可共減與。汝食不少。我亦得足。人減一匙。平滿彼鉢。辟

支受施。神變而去。彼等命終。生六欲天。展轉七反。餘福生此。織師眷屬。今汝等是。

昔有童子數人。共戲道中。遇佛。一人作禮。手中有五粒豆上佛。四粒入鉢。一粒墮地。佛言令汝世世得福。童子命終。即生天上。後八十世復得為轉輪王。

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揵連。佛弟子名。華言采菽氏。乘通往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與眾超絕。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

宋。會稽人安千載。仕於江陵。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使作佛圖。即佛寺也。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華言堅固。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浴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而復。時臨川王鎮江陵。聞而迎之。雜光間出。佐

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輙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状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遥見世尊心懐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虚空中變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来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来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説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小兒者以華散我於未来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成佛號曰華盛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村名華言山鼠）竹林時彼國中有一商主名曰浮婆將諸商客入大海中采其珠寳其婦少壯容顔可觀憶望其夫晝夜愁念速得

還家即便往詣那羅延鎖力士天所。而作呪言。天若有神。不違人願。使我
夫主安隱速還。我今當作金銀瓔珞。以報天恩。作是誓已。未經幾時。果如
其願安隱還家。甚懷歡喜。即造金銀瓔珞環釧。將諸侍從。往詣天祠。路值
如來將諸比丘。入王舍城。時彼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
晃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欲以金銀瓔珞。擲散佛上。其從語言。此非那羅
延天。遮而不聽。時彼婦女。不從其教。即以瓔珞擲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
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我今以此散佛
瓔珞。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衆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
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
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於
今者。見此婦女以金銀瓔珞散我上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此婦女者。於
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受諸快樂。過三十劫成佛。號曰金輪瓔珞。廣
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

如阿那律(佛弟子名華言無貧)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
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
時佛塔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見佛威光。嚮然毛竪
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
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脩道。
得阿羅漢(四果名華言應供)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為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
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極大愚癡憍慢疾妬。教阿闍
世王。立非法制。擊鼓唱令。不聽民衆。賷持供養。詣瞿曇(釋迦佛姓華言地最勝)所。時
彼城中。有信佛者。聞是制限。憂愁涕泣。悲感懊惱。感天宮殿。動搖不安。時
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如是動搖。尋自觀察。見阿闍世王。
立非法制。令彼城人。憂愁涕泣。感我宮殿。動搖。如是尋即來下。高聲唱言。
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唱已。即往佛所。前禮佛足。長跪請佛。唯願世尊。

及比丘僧。盡其形壽。受我供養。佛不然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當受五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我五年。當受五月。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五月。當受五日。佛即然可。尋變迦蘭陀竹林如毘闍耶殿。（即天宮殿）床榻臥具。天酥陀食。盛以金器。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在高樓上。遥見迦蘭陀竹林。猶天宮殿。天酥陀食。盛以寶器。見天帝釋與諸天衆。手自斟酌。供養佛僧。時阿闍世王觀斯事已。即自悔責。極大瞋恚。罵提婆達多。汝是癡人。云何教我横加非法。向於世尊作是語已。即於佛所。深生信敬。時諸群臣。前白王言。願王今日改先制限。令諸民衆得見如來。隨意供養。尋勅司官。擊鼓唱令。自今以去。聽諸民衆。設諸餚饍。供養佛已。爾時世尊。即便為其說種種法。心開意解。有得須陀洹（初果華言預流）者。斯陀含（二果華言一來）者。阿那含（三果華言不來）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華言道心）

昔有一女人。妊身數月。見佛及僧。願我生子以後。出家為沙門。及生子後。愛念既隆。不遂宿心。子年七歲。意忽還悟。作二人食。及三法衣。持鉢將子。行詣佛所。白佛言。願哀我子。使為沙門。今後得道。身形如佛。佛即聽之。母

以水灌瀰洗其兒。應時九龍從瓶中出，吐水灌兒。澡訖，殘水散兒頭上。於頭上下，變成華蓋寶帳，交絡并師子座。上有諸佛。佛時微笑，出五色光，照十億剎。還繞佛身，從兒頂入。母即前行，以飯上佛。并食其子，子發無上平等道意。十億佛剎，六反震動，皆自然現佛。以母分飯佛及諸比丘，皆等飽足。其飯如故。母即懽喜，及諸天人得阿惟越致華言不退轉時兒墮髮成為沙門，立不退轉我身是也。

宋太原王琰，年在幼穉，於交阯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楊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忽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果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觀音像獨得免。大明七年秋夕，像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荊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楊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娼妓樂而自娛樂，為婆羅華會。婆羅樹冬夏色不改華言堅固時彼會中遣於一人詣

林樹間采婆羅華作諸華鬘時采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采華散佛世尊於是而去還復上樹更欲采華值樹枝折墮墜命終生忉利天。

昔娑竭羅（華言鹹海）龍王女年始八歲有一寶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

昔有婆羅門問婦言家中有餅具否欲隨伴供養瞿曇沙門婦言有即作餅持去遇國王大臣刹利婆羅門十八聚落主在座婆羅門不敢前念言佛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佛遥喚來問器中何等答曰是餅佛言可行與衆僧答少不能遍但與人行一畨猶故不減乃至三遍尚不損耗佛知其心隨從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

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昔有婆羅門奉祀外道其婦事佛語其壻言聽我與佛作婢懸繒旛蓋燒香然燈壻不聽之作一旛懸於屋內晨夕向禮壻殺牛羊呼師解事師到其門語言卿舍有佛旛蓋我不敢進即入問婦推覓得旛壻嗔打婦婦即投河心至感神河水為竭自然有七寶華蓋其上壻見斯瑞知佛可尊即捨外道奉事大法。

唐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為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鏃堅然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則以索縛身而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

米汁即甜豈宜愈瘡哉遂令廣詢于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遥見乃昨之所夢者矣而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餳為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傳之纔手清涼頓覺酸疼既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拔之鉗纔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吁佛之感應可謂顯灼矣

梁武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尋經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儀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

宋鄂渚王媪常買紙錢作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媪亡忽李大得疾仆地三日甦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字此我代主母押字也引見金紫官問答如初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去媪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

有歸也今人好營預脩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

宋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脩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脩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為撝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鎗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答曰吾乃本命神郎君為冥官所色大限欲及某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遂辭去蔚之疾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唐公孫璞雍州高陵人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荒酒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劒弓矢入其家擒

璞殺之璞流汗驚懼曰成遍身瘡疾其瘡皆有口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嘗聞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往問之璞遂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為可脩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冀可愈其子以此告璞便脩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鱉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為人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疾果愈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將歸得一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璞與僕登橋而行須臾到家璞後脩道入華山不知所之

唐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皐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開拓通街誤發墳墓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鄽閈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

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剗壚墓無所
告訴故為虛耗之鬼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後韋公知之請道流置
黄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
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於分
野之災賴黄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勑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
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置黄籙記立於真符觀

唐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現形還家約
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為常
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
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
符下必受黄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約如其言於二十三
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巖性甚強既早聞其妻現形之事又聞二十
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議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
妖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黄州

刺史有缺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黄州刺史亦總不知勑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嵗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日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爲天司與一主持處日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脩黄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脩黄籙道塲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黄籙齋者濟拔存亡消釋寃結懺謝罪犯名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勑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黄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脩黄籙齋爲急約聞其語乃備法物置黄籙道塲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爲母氏於紫極宫別脩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䘏貧弱矜憫孤獨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淨身心

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
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明昌，亦在道
鄉。中子一尉，不足榮貴。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
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
其言。

唐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三
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尫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
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
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
有若敖之餒乎。相視洒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
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
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别
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缺，
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

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吏以前事白之。吏曰。
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鳥傍。行
下懸鍼者。當居重任。其一有水傍者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
果生次子。兄弟皆克盛無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相
國。西川節度使。並壽踰九十。終身無疾。

晉。巢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陷。改巢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特封焦
婆。號靈顯聖母。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船。官民秖以恩願祈請聖母而已。
其風濤洶猛轉惡。有行醫老母。在西晉城進狀。稱是焦湖殖利之家。為見
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禱於聖母。殊不知聖母本塵俗人。秖因戒殺
蔬食。遇真武獻水清淨。發聖為巢水土地。蒙國家改名焦湖封號靈顯。承
此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却興風浪為害。蓋是舊日巢民報償水族冤
魂相執。卒無解脫。所以造作毒風惡浪。競傷人船。遞相報對。如要消伏。除
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投狀老母。乃是焦湖土地靈
顯聖母化身報說。當急速依應行遣。尋差使并道士同往靈顯廟。啓建道

場。獻御香奏懇真武。祈請風浪不生。往來寧靜。道場經一月。焦湖風浪頓息。使命欲回。忽於雲霧中現符吏曰。臣是中界直符。受真武將軍差郭官家。焦湖波濤是巢州殺害黿鼈。酬償冤對。不能解脫。致興妖禍。今朝廷禱祈平安。已蒙真武面奏北極。因朝三清。得玉皇勑旨。并降吉祥甘露。已將焦湖惡鄣冤鬼與水族等。解結洗滌。並送東嶽泰山府。及地府冥司係名收錄。量度輕重。鄣盡受生。焦湖今得平息。直符遂退。時晉朝拜遣使降香建醮於聖女山。報謝天地。仍就山建真武殿。勑賜為額。并加贈靈顯順聖之號。

宋范文正公仲淹。通判陳州日。郡守為母疾請道士拜章。伏地久而不動。人捫其軀則僵矣。直至五更方起。謂守曰。得太上旨。太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公詰其伏地甚久之故。道士曰。上章驂將回。適會張明年進士榜。群仙聚觀迮隘。欲出不能。是以久。公疑其妄。曰。法師曾見榜否。曰。是何不見。復問曰。狀元是誰。曰。姓王。名上是拱字。下一字墨塗之。又注一字於傍。天門高。望之不可辨。明年果王拱壽作大魁。御筆改為拱辰。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行遊他國時須達長者白波斯匿王言我等今者久不見佛願王今者脩書遣使往請世尊來詣此間而共供養時彼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尋即遣使往請世尊久不奉覲唯垂哀愍來受我請爾時如來即便然可使者還馳啓白王言世尊許可王勅使者莊嚴車乘與彼使者往迎世尊願垂哀愍可乘此車受彼王請時佛答曰我有六通之神足七覺之華鬘八聖之道分五御之安車是我神足不須汝車時彼使者慇懃三請唯願矜愍莫用神足願乘此車受彼王請爾時世尊愍其使者即便上車以神通力令彼車乘履虛而行至王舍城受彼王請時彼使者即於其夜而取命終生忉利天

宋揚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豪積善每秋冬間醮賽三界中下界神道憑師巫賽願其天曹仍請法籙道士醮賽將及數年忽於醮日有二十餘人遊化求齋元嗣留齋畢因問從甚處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住無間天來從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從無間道去今日特知此處有祈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餘人盡化為雲霧不見內一位椅

背上留下花紋金縷皂紗。短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恣天真降臨留此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繡袱帕褁藏匣内。永為家傳供養。纔遇逐月真武下降日。其衣隱隱有光。盡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稟朝旨。括責老人名赴聖節宴席。惟元嗣家子孫壽年八九十。百歲以上。兄弟八人內。吴琬壽過一百歲履康健。視聽不衰。州府問勞。據稱翁父。元嗣在日義聚不分。醮祭因依。及賚到真武皂背為驗。時太傅陳𣲖平守揚州。備錄申奏。續蒙指揮特賜吴琬。立為義門。除授本州攝長吏。仍令於大門置義順土臺二所。立華表鶴柱旌表門閭。并收真武遺迹衣袍是鎭家顯聖之物。不得損毀。

宗。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順。為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少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遏。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欬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相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

公果生信心。試為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沉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廸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今猶可為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汛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實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羗蜋。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嘆異。知其靈驗。默禱于天。願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皂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如白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五